

我來到乾燥花寶庫

從機場到伊斯坦堡，連綿數公里長的城牆，蒼涼地矗立在荒野中，城牆下依附著灰褐乾燥的燕麥，微風翻動麥浪的景象幾天來在我眼前來來去去，不經意地，已進入我記憶深處。



可愛的鈕扣花。

在計劃到土耳其之前，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——土耳其到底有沒有乾燥花呢？在我研究乾燥花的十多年中，從沒看過由土耳其進口的植物，而在植物圖鑑裡，也甚少記載原產地來自土耳其的，但是從土耳其的自然氣候來研判，那兒應該很適合乾燥花生長的，加之，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都曾發現過乾燥花，這裡也應該會有才對。

土耳其土地97%位於亞洲，北臨黑海，西接愛琴海，南到地中海，和歐陸遙遙相對。沿海地帶是地中海型氣候，內陸的安那托利亞高原早晚溫差極大，夏冬溫差更達70度。11月至隔年3月是冬季，沿岸並不冷，雨量很豐沛；但內陸則寒風刺骨，經常有

大雪。每年的4月到6月，9月到10月，則是適合旅行的季節，沿海城市氣溫適中，內陸則酷熱而乾燥無風。

■城牆下的燕麥

1995年6月，終於來到土耳其，我懷著朝聖的心，經歷11個小時的飛行，再加上漫長的候機室等待，終於來到了土耳其第一大城——伊斯坦堡。

從機場到伊斯坦堡，一路上都是綿延數公里、高大又雄偉的城牆，蒼涼地矗立在荒野之中；一些平房錯落在旁邊，居民世代代在這裏開店、生活；灰褐乾燥的燕麥依附在城牆下，遍佈四周，一切是那麼自然和諧的存在，誰也不突兀。這一切的人、事、物都像活歷史，彷彿千年以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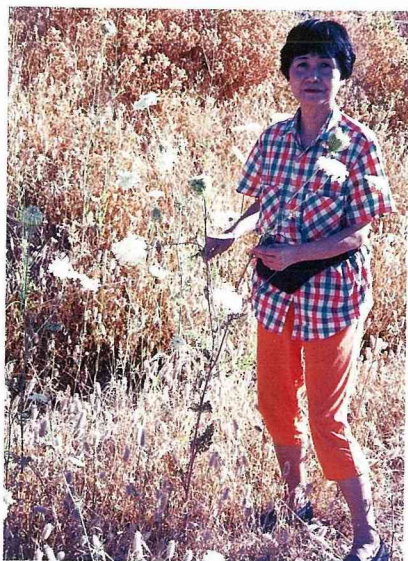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都是這樣，我從未曾像這樣感動過，使我越來越期待未來幾天的旅程。

燕麥穗的價格在台北算是普通的，此時它竟延綿數天地呈現在我的眼前，隨風飄動的穗浪，像是對我招手，我想我猜對了——這裏正是乾燥花的寶庫。伊斯坦堡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，橫跨歐亞兩洲，是世界三大美麗港埠之一，曾做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，故而城內呈現東西文化並立的特殊風格。城內著名的藍色清真寺庭園，當季的繡球花正熱情地綻放著，我闔眼想像它們枯黃的樣子——黃、紫、紅、粉紅、白各種顏色的乾燥花，襯托著藍色的清真寺，顯得優雅、高貴，這使我想起日本神戶的秋天。

■喜見Dille花

離開伊斯坦堡，度過馬爾馬拉海峽來到了古都爾沙，沿途約20公里高原上，從車窗望出去，一片片乾燥花原映入眼簾，其中特別明顯的是一叢叢白色的花朵，我隱約判斷為蕾絲花及紫色的琉璃蘇花。回到台灣我才從乾燥花素材資料中查到，原來它們不是蕾絲花，而是Dille花，生花時酷似蕾絲花，乾燥後則截然不同。

台灣的蕾絲花乾了之後會凋謝，但土耳其的則不會，反而會



新鮮的Dille花，背景為乾燥者。



古都爾沙近郊到處都是現成花材。

在枝頭上捲曲地乾燥，狀似一個圓球。這兒的Dille種類很多，看得令我欣喜不已，我也帶了幾枝回來，創造出一擁有土耳其風味的乾燥花作品。在台灣，由於喜愛乾燥花的人不普遍，加上花藝愛好者或學者專家未能親自到土耳其從事實地研究，使得我雖發現這麼多種的Dille花而雀躍不已，但這份喜悅却只能讓少數人——我的乾燥花學生分享，未能廣為宣傳，讓更多的人知道與分享，這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，希望將來能有更多的人能體會到這份喜悅。

此外，沿途還有許多賞心悅目的乾燥花素材，如南歐補血草（*Limonium tatavicum*）、大月見草（*Oenothera lamarckiana*）、永命菊（*hrysanthemum frutescens*）、小罌粟花（*Papaver rhoeas*）、凝薊（*Corlina*）、桑椹果等，即使連石縫中迸出的藍花松毬草（*Eryngium planum*）都是高級花材，再往上看，整個山頭也都是現成的花材。

■ 車上遇知音

嘉那卡利（Anakkalz）是達達尼爾海峽旁的古老港口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土耳其士兵與英法聯軍血戰，約有25萬人英勇殉難，在到嘉那卡利的沿途，我又看見了更壯大的乾燥花原。幾天來由於配合團體的活動，未能停車採集花材，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大片、大片的乾燥花隨車窗外風景飛逝。終於，我忍不住地向夥伴表明自己對乾燥花有著濃厚的興趣，並已從事研究10多年，此趟旅行中豐碩的乾燥花材真是



石縫中迸出的藍花松毬草。

令我興奮無比。團員們大半也都有著良好的教育水準，對於藝術的愛好也十分熱衷，於是我便順水推舟地在車上從乾燥花的歷史、採集、製作、創作等講起，其中有兩位夥伴對乾燥花很有興趣，一位是陳美惠小姐，在芝加哥住了10年；一位是林智惠小姐，以前是日語導遊，現已退休了。在這趟旅程中陪我到處採集、製作乾燥花素材，使我這趟旅行更愉快、更得心應手。

白加孟位於愛琴海邊，以希臘遺跡著稱，西元前2世紀曾繁榮一時，媲美埃及的亞歷山大文化，城內有戲劇場、體育館、神殿，希臘色彩極為濃厚；這些遺跡是德籍工程師在無意中發現的，所以有許多文物都收藏在德國柏林的白加孟博物館。有趣的是，這些荒煙漫草中的遺蹟，對我而言，等於是生長乾燥花的花園。石壁中、圓柱旁所迸出的植物，觸目皆是花材，乾黃的花草把頹敗遺蹟襯托得更為蒼涼雄偉。

■ 花材俯拾皆是

土耳其另有一個值得一遊的古城——特洛伊城。特洛伊城最著名的歷史遺蹟就是「木馬屠城記」，除了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外，還生平第一次看到整株的藍花松毬草。在台灣，它是屬於



形狀怪異的夏枯草。

高級花材，以前我都由日本買進，在花藝設計時也捨不得多用，現在目睹它的原貌，實在是很高興！整體而言，整個土耳其佈滿了現成的乾燥花素材，且垂手可得、俯拾即是，這實在是乾燥花的天然寶庫，乾燥花愛好者的天堂；但遺憾的是，這兒的人沒有製作乾燥花的技術，也沒有創作的風氣，只有任憑野生野長、自生自滅，而不知善加利用。

走了很多的國家，沒有一個國家像土耳其這樣，花材如此地琳瑯滿目。線狀花材（Line Flower）、繁狀花材（Mass Flower）、補充花材（Filler Flower）到處皆是，若能再有其它國家像南非澳大利亞的主態花材（Form Flower）穿插在其中，那麼土耳其無非就是一大盆最自然的乾燥花藝術品了。土耳其的市場也有人在賣乾燥花材，我買了一些已染色的回來，他們都把色彩染得很鮮豔，但技術拙劣，離先進國家還很遙遠，如果我們能把染色技術引進土耳其，我想，那遠景將是不可限量的。這趟土耳其之旅，我不但洗滌了心靈、開拓了視野、增廣了見聞，更為我的乾燥花創作注入了不少的清流與啟示。